「拜金第一」我見

陳魯民

美國《世界日報》二月二十二日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，在全世界二十三個國家中，中國、日本和韓國三國的民衆最相信「金錢萬能」，百分之八十的受訪網民認爲中國是第一「拜金主義」國家。

我們曾獲得過許多世界第一，讓人無比自豪，但這個第一的帽子卻是不那麼光彩的。當然，實事求是地說，即便是沒有外國人的民調，我們自己也能深切地感受到，「拜金主義」暗流的確就湧動在我們身邊：從毒大米到黑煤礦、從三鹿奶粉到拆遷奪命、從坑蒙拐騙到見錢收屍，從貪官頻現到二奶橫行，從球市狂賭到醫生收紅包，從文憑買賣到有償新聞……

拜金主義危害很大，決不可掉以輕心。首先，拜金主義是產生腐敗的淵藪，幾乎所有貪官污吏都是拜金主義的忠實信徒，他們對金錢的貪婪和瘋狂，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損失；其次，拜金主義的橫行無忌，會使整個社會會失去精神支柱，失去科學信仰，失去凝聚力；再次，拜金主義的肆意蔓延，會造就一大批低素質的庸人和市儈，他們爲了賺錢不惜犧牲靈魂與肉體，有了錢就花天酒地，紙醉金迷，使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低下，社會風氣糜爛；最後，拜金主義的潛移默化，還會嚴重侵蝕青少年的健康心靈，使他們難以成長爲合格的勞動者，也使國家失去未來和希望。總之，拜金主義盛行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物慾橫流、人情冷漠、爾虞我詐的社會，必然是一個道德淪喪、信仰缺失的社會。

平心而論，外國民調的結果未必十分客觀和準確，「拜金主義第一」的高帽是否合適也有待商榷，但這一結果確實給我們敲響了警鐘，提醒我們在低頭賺錢的同時，也別忘了還要抬頭看路；提醒我們在生活中賺錢不是唯一內容，我們還有事業、有理想、有愛情、有友誼、有奉獻、有公義，有「頭頂星空」；提醒我們精神文明建設決不是可有可無的軟指標，一個只有物質文明而無精神文明的社會絕不是人類理想社會。

「狂人之言，聖人擇之」。外國人關於中國「拜金主義第一」的結論，值得我們反思和警醒。

劉芃如和他的書

許定銘

被友儕戲稱爲「劉慢」的劉芃如，是一九四〇年代四川大學外文系的翹楚，周煦良的得意門生。一九四六年獲獎學金入讀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文學，專攻莎士比亞。一九四九年回國途經香港，受邀加入《大公報》任國際版編輯，後轉任英文月刊《東方地平線》主編。一九六二年，劉芃如受邀前赴埃及參加國慶活動，不幸飛機失事，英年早逝！劉芃如天才橫溢，能以中英文寫作，以筆名「葉上詩」寫影評，用「洪膺」寫抒情散文，而寫得最多的，則是與歐美文學、藝術有關的隨筆。劉芃如寫的文章不少，但結集的單行本，我只見過他與阮朗、李林風、夏炎冰、夏果和葉靈鳳六人合著的《新雨集》（香港上海書局，一九六一）和如今大家見到的《書、畫、人物》（香港集文出版社，一九五五）。

《書、畫、人物》是本僅一百頁的小書，收隨筆三十篇，他在這裡介紹了：衣修午德、馬克吐溫、史坦培克、卓別靈、聶魯達、蕭伯納、莎士比亞、畢加索、馬蒂斯……所涉範圍都離不開文學與藝術，有介紹他們的新作，有對名家的評論，有對名畫或藝術品創作歷程的推介及鑑賞……透過作家的作品，我們往往可以接觸到寫作人內心的喜好及修養，劉芃如實在是位感情豐富，而又對文學、藝術造詣甚深的學人，可惜他走得太早了！

找回孔子

言止善

孔子的話一句也不聽的中國人，只怕難得找到。五四運動裡那些要打倒「孔家店」的人，據後來的學者分析，他們要打倒的其實不是孔子，而是那假孔子之名而立起來的封建禮教。

孔子這位思想家之所以有魅力，在於他是我們中國快樂哲學的最早提倡者。《論語》開篇的第一句裡就用「悅」、「樂」、「不慍」這四個字，給學習定下了快樂的基調。他還講：「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。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。」強調的也是學習裡的快樂精神。記得梁漱溟先生講過，《論語》裡沒有一個「苦」字，足見孔子是樂生的。如果和其他諸子的主張做一下比較，儒家思想對快樂的肯定是明顯多於各家的。

孔子的深刻，還在於告訴我們一個人想要快樂其實也很容易做到。他講，吃着粗糧，喝着清水，曲着胳膊當枕頭用，快樂就在其中了。千百年來，儘管有不少強權者想讓孔子板起面孔來，但老百姓始終樂於親近孔子。

近來，胡玫拍的大片《孔子》公演後引起了熱議。評價的意見可以歸納爲三大類。第一種意見是堅決反對拍此類電影，不但反對胡玫拍，別人也不要拍。第二種是指責胡玫拍得不好，講她的電影曲解了孔子。第三種則基本認可胡玫的做法，但也指出了她的不足。

第一種意見如果出現在一百年前，人們會不足爲怪，然而，今日之中國已和百年前大不相同。在第二種意見裡，有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，說胡玫的做法是在「愚樂」大衆，如此立論，其偏頗在於既低估了孔子的影響力，又低估了大衆的判斷力。那位論者引用《論語》的某些話來批評胡玫，不失振振有詞，但容易讓過來人想起「文革」裡一派群衆引用毛主席語錄批判另一派群衆的情景。

大家知道，當代人對孔子的認識，主要來自《論語》中的材料。其他的，如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孔子世家》等都是次要的材料。孔子這位教育家一輩子堅持「述而不作」，《論語》只是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記錄的部分孔子言論。孔子不是責任編輯，每一個《論語》的讀者都不得不自己當一次編輯。要從這種缺乏連貫性的語錄出發來還原孔子的面貌，難度是很大的，胡玫敢於挑戰這件工作，她樂於把自己學習《論語》的心得向公衆作一次形象的彙報，有什麼不好？前面談到的第二種意見，筆者雖不贊成，但也應當受到尊重，因爲那些批評者也是學習《論語》後有自己的心得的人。

《論語》的價值內涵是極豐富的。若循考古學的路徑來解讀，則着重於史料考證；若循歷史哲學的路徑來解讀，則可以將自己的價值關切和意義追求「置入」經典的歷史傳統中，以尋求二者在哲學層面的共鳴與昇華。兩種解讀方法都有價值，它們相得益彰。若草根和精英一起來閱讀《論語》，才有可能找回那久違的孔子，這是生長在黃土地上的黃皮膚們的特殊樂趣。如果白皮膚和黑皮膚也感興趣，歡迎他們來分享。

在《論語・里仁》中記錄了孔子的一段話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意思是講，君子對於天下事物，沒有一定模式確定要怎樣幹，也沒有一定模式確定要不怎樣幹，怎樣合情合理，合乎正義，便怎樣幹。爲了把《論語》讀懂，讀通，使可敬而可親的孔子天天能和我們生活在一起，應當循這句話的精神來行事。

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

——《曲人鴻爪》讀趣

張昌華

俗言「瓜是老來紅」。張充和年屆期頤，她是當代有名的才女，擅詩詞、精書畫、通音律，不僅以書法名世，且以崑曲飲譽海內外。張充和一生低調隱名市井，晚年卻在弟子們擁戴慫恿下「被」出山，近年頻頻亮相耶魯、北京、蘇州，或書展或拍曲忙得不亦樂乎。報紙驚爆：「這樣的老太太今後不會再有」。前幾年一本《合肥張家四姐妹》風行華人讀書界，去歲末出了本《張充和題字選集》（香港牛津版），今年初又出了本《曲人鴻爪》（廣西師大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一月版），前者是張充和書事的小結，後者是曲事的結晶。《曲人鴻爪》是充和典藏師友墨寶的冊頁，記錄了一九三七年至上世紀末一段漫長的曲人的心聲。該書由充和口述，孫康宜教授筆錄。圖文互映，彩印出版。

《曲人鴻爪》收藏的門檻極高，前提必須是「曲人」，一律爲演唱、表演崑曲的藝者或吟唱清曲的文人雅士。否則概拒門外。連張大千都被打入「另冊」，遑論他人。全書分三輯：抗戰前後曲人活動；五十年代，曲人在美國和台灣地區的活動，以及六十年代後也廬（耶魯）曲社及華人世界其他崑曲活動。以題墨先後爲序。抗戰歲月雅集的有崑曲大師吳梅、語言學家羅常培、音樂家楊蔭瀏、江南才子盧前（冀野）和詞客汪東。五十年代後有語言學家李方桂、大名鼎鼎的胡適、圖書館學家蔣復璁；六十年代以降有海外華人學者余英時，以及大陸戲曲史論家吳曉鈴等諸君。崑曲名流、文化聞人的大盛會。這些字畫作品多爲曲友們（文化人）在縱情拍曲之後或酒酣耳熱之時，不經意間留下的即興之作。惟其「不經意」才興會淋漓，才眞情畢現。這些文圖，不論寫景或抒情，都反映了百年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文人文化的流風餘韻，及其推陳出新的探索追求。現擇其一二以饗讀者。

「鴻爪」留痕以曲學大師吳梅開筆。吳梅是充和慈父冀牖先生的至交。充和尊之爲父執、師長。一九三七年歲首，充和捧着嶄新的冊頁登吳府拜謁，於請益詞學後請恩師賜墨。得天下英才不勝其樂的吳梅，欣然揮毫，抄錄他的自度曲《北雙調・沉醉東風》：

展生綃，藝林人在。指煙嵐，畫本天開。重摹梅道人，依舊婁東派。是先生自寫胸懷。二老茅亭話劫灰，只滿目雲山未改。

詞作不僅道出崑曲與詩書畫是一脈相通的淵源，「畫本天開」四字，正切中充和心懷，令人咀嚼回味。抗戰烽煙起的兩年後，充和求墨於楊蔭瀏。楊精通中西音樂。是時，戰火使張充和與楊蔭瀏流寓重慶，在教育部禮樂館同事。兩人曾有愉快的合作，每逢曲事，充和拍曲，蔭瀏奏笛。某次兩人同唱《琵琶記》，楊蔭瀏十分欣賞張充和的唱曲，情不自禁地在曲譜中用硃筆作記，並註明「張充和唱法」。爲記錄那份閒適境界，楊蔭瀏在「鴻爪」冊頁上錄元代喬孟符的一支散曲，並題款記事：「二十八年秋，遷居呈貢，距充和先生寓室所謂雲龍庵者，不過百步而遙，因得時相過從。樓頭理曲，林下嘯遨。山中天趣盎然，不復知都市之塵囂煩亂。采喬夢符散曲一闋，志實況也。」更具情趣的是胡適的留墨。胡適、張充和本係師生，又有同鄉之誼。一九五六年秋，胡適客座加州大學。某日胡適應邀到張寓「還字債」，縱情揮灑留墨三十餘幅。胡適不是眞正意義上的曲人，但在曲學研究上用心極深，特別是在整理出版上貢獻卓著，故充和請之。胡適寫的是元代曲家貫酸齋（雲石）的《清江引・惜別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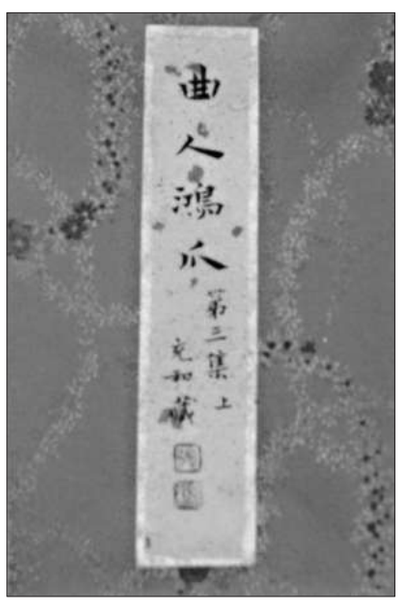
若還與他相見時，道個眞傳示：不是不修書，不是無才思，繞清江，買不得，天樣紙。

清江，盛產紙。該曲敘寫男女離情別緒。胡適因何寫此本就耐人尋味，莫不是有感而發？寫了一幅還不盡興，他又在張充和自製的「晚學齋用箋」上又寫了一份，所不同者註明「寫給充和漢思」的。不料，數十年後《清江引》生出一則文壇佳話：一九八七年充和返大陸省親與滬上老報人黃裳共宴，席間，黃談起文革中自毀一件胡適手跡悔恨不已。張充和回美毅然將此《清江引》相贈。後此物流入坊間，不法古玩商炮製多份分別在杭、津、寧同時拋售。杭州學人陳學文購得一件，將研究心得刊在台《傳記文學》上，認爲這是胡適二三十年代自作的情詩，判爲情人曹誠英所作，臆猜充和、漢思「應是胡、曹之間傳言人」。陳文一出，錢存訓、周策縱、童元方等名流紛紛各抒己見。充和爲糾所謂「紅娘」之誤，特在《傳記文學》撰文說明此物得來之始末，澄清歷史眞相。說句題外話，筆者也好淘舊物，在南京也曾購得一件《清江引》，經允和紹介向張充和求證。張充和諭我那是件贋品的同時，慨然將她一件收藏半世紀的胡適半幅字遺我（原詩八句，胡適自作白話詩：「前度月來時，仔細思量過。今夜月重來，獨自臨江坐。風打沒遮樓，月照無眠我。從來未見他，夢也如何做。」寫完第六句時，胡因紙染墨污棄之紙簍，五十年後，張充和補寫後兩句，並綴語「今贈昌華聊勝於僞」）。張充和的大方與爽氣罕見。值得一書的冊頁中還有充和繼母韋均一的畫作。充和年幼喪母，繼母韋均一長充和十五歲，工書畫擅崑曲，兩人同練曲共研字畫，相處得十分和睦。一九四六年某日，韋均一一時興起，逕自展開《曲人鴻爪》褶頁，信手點染一幅《充和吹笛》的仕女圖。畫中的充和花容月貌，端坐花叢，纖纖玉指撫一管長笛，儀態嫻雅，衣袂飄逸如仙女下凡。此作係均一坐等來客之片暇即興而作。她正欲畫美女櫻唇時客人驟至，倉促間均一將畫中美人櫻唇染成一紅點。顯然這是敗筆，然充和倍覺情深溫馨，十分珍愛。

至於丹青聖手張大千的畫作，雖不宜登《曲人鴻爪》之大堂，卻是絕妙上品。那是一九三八年前後，充和居成都，一次到張大千府上參加一個Party。會上大千請充和表演一段崑曲《思凡》。畢。大千即席爲充和作小品兩幅：一速寫充和表演姿容；另一幅是繪一朵婀娜多姿的凌波仙子，描摹象徵「思凡」的水仙身段，飄逸若仙……

張充和的冊頁以一位曲人的「世紀回憶」，展現了書畫詩詞的賞心樂事，曲人生涯的餘韻流風。《曲人鴻爪》之曲眞可謂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也。

廣西師大出版社版，《曲人鴻爪》



張充和藏品「曲人鴻爪」封面存影

與神州同春

姚 船

在我的記憶中，這是中國國家級藝術團首次在多倫多著名的Roy Thomson Hall音樂廳演出。爲慶祝中加建交四十年，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特別在一月三日主辦了一場名爲《五洲同春多倫多二〇一〇新年晚會》，既爲祝賀中加關係友好發展獻上一份厚禮，也爲加國華人帶來新年的祝福和歡樂。正如晚會司儀、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首席英語節目主持人王璐在開場白說的：中國有句俗語，叫瑞雪兆豐年，今天北京和多倫多同樣下着大雪，這叫做默契吧，也是一種緣份。多年前，我曾觀看了中國藝術團在多倫多的表演，在一間學院的禮堂，晚會叫《早來的春天》。後來又有來自北京的《同一首歌》全球春節大型歌唱晚會，地點在能容納萬人以上的多倫多最大體育館。不論地方大小，音響效果能否達到高標準，那些富有深厚中華文化色彩，飽含民族性、民俗性的節目，都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這次《五洲同春》更令人難以忘懷。節目豐富多彩，有男女聲獨唱、民族舞蹈、中樂演奏、漢代歌舞、戲曲聯唱，雜技和書畫表演等等。聽着歌唱家用悅耳的歌聲唱出幾十年來仍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《在那遙遠的地方》、《大阪城的姑娘》，讓人恍似回到年輕時代，在故鄉大地上和朋友們一起歡唱。當合奏曲《春江花月夜》樂聲響起，大廳裡靜謐得連一點雜音都沒有，瑟琶聲像珠玉落盤，蘆笙音如輕風柔婉，眼前只有一片似水月光。而世界吉尼斯記錄保持者金琳琳表演的雜技《呼拉圈》，帶給人強烈的震撼。上百個呼拉圈懸空旋轉，如眼蛇飛舞，令人難以置信。整台晚會十五個節目精彩緊湊，一氣呵成。所有觀衆站立鼓掌的時候，我眞想還有個下半場。

這裡有個小插曲。早前知道中國藝術團來多倫多演出的消息後，我打電話給在市中心工作的小兒子，叫他及早到臨近的音樂廳買兩張票。聖誕節他回家團聚，把票帶來了。兩票相連摺疊，放在厚紙套中。我拉開一瞧，前座P行（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），位置很不錯。誰知觀看當天，才發現兩個座位不相連。票早已售罄，沒法調換。進演出大廳後，只好與內子同坐一行而各自東西。兩人相視一笑。可這又有什麼關係，與萬里之遙的神州都能同春，何況只相隔二十幾個座位，一樣可以同樂。

走出溫暖的音樂廳，外面冰天雪地。我一點也不覺得冷。耳畔仍縈繞着臨結束前台上台下合唱的一首著名民歌：藍藍的天上白雲飄，白雲下面馬兒跑，尤其是其中兩句，這裡的人們愛和平，也熱愛家鄉。我想，這不正是萬千海外炎黃子孫的心聲嗎？

賞柳品柳聯

繆士毅

我國是柳的故鄉，不僅廣植柳樹，而且在聯苑中有不少對聯與柳有關，在這春天賞柳時節，倘能品味一下與柳有關的對聯，則更添賞柳的情趣。

明代郭希賢少時聰穎過人，一日，他隨父踏青賞春，其父見紫燕在桃林中飛舞，即景吟出一上聯讓兒子對，上聯云：「燕入桃花，猶如鐵剪裁紅錦。」郭希賢不假思索地續了下聯：「鶯穿柳葉，恰似金梭織翠絲。」上下聯巧用妙喻「鐵剪裁紅錦」、「金梭織翠絲」，情景交融，吟聯如賞畫，妙趣橫生。

宋代文豪蘇東坡與黃庭堅常下棋取樂，一次，兩人在松樹下下棋，一陣風吹來，松枝搖曳，松果落入棋盤，蘇東坡得句道：「松下圍棋，松子每隨棋子落。」黃庭堅見一漁翁在柳邊垂釣，脫口吟出下聯：「柳邊垂釣，柳絲常伴釣絲懸。」上下聯伸手拈來，平中出巧，自然貼切，兩文豪不禁相視一笑。明代才子解縉年少時才學出衆，曾經有人以南京「金水河」出一上聯以試其才學，上聯云：「金水河邊金線柳，金線柳穿金魚口。」解縉稍加思索對出下聯：「玉欄杆外玉簪花，玉簪花插玉人頭。」下聯以四「玉」巧對上聯四「金」，實屬不易。縱觀上下聯，對仗工巧，珠聯璧合，難怪那出對者對解縉讚嘆不已。

明代進士顧鼎臣幼時聰明伶俐，有一天其父出上聯囑對，上聯云：「柳線鶯梭，織就江南三月景。」顧鼎臣思考片刻後對道：「雲箋雁字，傳來塞北九秋書。」其父聽後甚爲高興。聯中的「柳線鶯梭」、「雲箋雁字」爲實寫，後面聯語皆爲虛寫，虛虛實實，回味無窮。讀聯如賞景，看去悅人眼目。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，曾自題廳堂聯：「春風放膽來梳柳，夜雨瞞人去潤花。」「放膽」、「瞞人」是人才有的心理活動，卻分別被賦予「春風」、「夜雨」。「梳柳」、「潤花」也是人的動作。聯語巧用「比擬」手法，詞語得體，回味無窮。清初文人王壽祚曾題金山草堂聯，聯云：「半窗圖畫梅花月，一枕波濤楊柳風。」上聯側重視覺繪色，下聯憑藉聽覺傳神，把「梅花月」、「楊柳風」描繪得維妙維肖，聯句繪聲繪色，情自景生，給人以美的享受。

春暖時節，有人面對棉絮般的柳花，即景吟出一上聯：「楊柳花飛平地上，滾將春去。」但苦思不得下聯，一時成爲難對的絕聯，後來，台灣一位叫張滄州的先生續了下聯，下聯云：「梧桐葉落半空中，撇下秋來。」所對下聯，與上聯對仗工穩，天造地設，形象生動，堪稱妙對。

山東濟南大明湖沿岸植滿柳樹，每逢春天，翠柳拂水，春色滿堤，景色佳麗，是名聞遐邇的賞柳勝地。清代才子劉鳳誥撰聯讚之：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」聯語恰到好處地概括了大明湖的湖光景色，遊人在此吟聯賞景，倍添幾分雅趣。

吉祥蔬菜話水芹

徐永清

在江蘇乃至周邊一帶的省份，每到春節，人們有吃水芹的習俗，尤以揚州爲最。人們喜歡把水芹叫做「路路通」，賦予其吉祥的美意。在人們的印象裡，水芹除了根部，其他部位從上至下是順暢貫通的，故名「路路通」。民謠曰：「吃了路路通，路路都暢通。」春節期間，人們不僅居家要吃水芹，就連大小飯店也要隆重推出，它是道不可或缺的吉祥佳餚。人們希望吃了「路路通」，藉此有個好的開端，好的兆頭。

水芹是種藥食兼用的水生蔬菜，爲傘形科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植物，它的嫩莖及葉柄可供食用。水芹又叫刀芹、河芹、楚葵、蜀芹、野芹菜，目前我國好多省份均有種植。據史料記載，我國栽培、食用水芹的歷史相當悠久。相傳早在商朝，先民們就食用水芹，商朝的一代神廚賢相伊尹還把水芹列爲天下美食之一。至於周朝則顯得隆重些了，人們不僅要食用水芹，還把它列爲祭祀的祭品。「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芹。」這是《詩經・魯頌・泮水》中的詩句。這個「芹」就是水芹，這是從一個方面描繪採收水芹的勞動場景。

水芹屬水中八仙，這八仙是指水芹、茭白、蓮藕、芡實、慈姑、荸薺、蒓菜、菱角八種水生蔬菜。這水中八仙是我國傳統栽培的水生蔬菜，由於種植歷史悠久，栽培精細，品質優良，備受大衆的歡迎，並在國內外享有盛譽。水中八仙各地的說法不一，有點出入，但水芹始終名列其中。可見它與生活的密切關聯，更可見人們對它的看重與推崇。水芹的吃法主要是炒和涼拌。通常用水芹來炒百葉，炒榨菜絲，炒雞蛋，炒肉絲，炒魚片。也有人用來做餡心包餃子，當然也可以用來做湯。平日人們是不吃水芹葉子的，但扔了怪可惜，燒魚湯待起鍋時，撒些水芹的碎葉，碧綠一片，非常漂亮，非常養眼。至於口味，當然是錦上添花的美。

水芹清香爽口，營養豐富。它進嘴是軟的，嚼起來是脆的，還咯吱咯吱地響。春節期間，人們攝入了過多的葷腥油膩，並成了負擔。此時用水芹來佐粥，眞是清淡開胃，食慾大振。水芹還具有清熱解毒、健脾和胃、消食導滯、利尿、止血、降血壓、抗肝炎、抗心律失常、抗菌諸多功效。水芹的主要銷售季節是冬春兩季，尤爲春節前後，最爲走俏。老話說，進了臘月門，黃土貴三分。一進臘月，家家戶戶都忙於過年。到大街上去看看，到處都是忙於採辦年貨的人們。用摩肩接踵，人流如潮來形容毫不爲過。世上任何商品一旦求大於供，其價格立刻就上揚。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，這是市場的規律。此時水芹的價格一路飆升，是平日的一到兩倍，有時還要高些。記得有一年水芹的種植較少，加之又是小年。那時水芹的價格每市斤要達到六到八元，比當時豬肉、牛肉的價格還要高。任是價格怎樣的貴，家家戶戶仍要買水芹。人們圖的是吉利，要的是吉兆。

都說櫻桃好吃樹難栽，同樣水芹好吃採收難。採收水芹是項辛苦的勞動，數九寒冬，水面全是薄冰，北風一吹，令人寒戰連連。此時農人們要下到齊腰深的水中，下水作業的男性較多，他們身穿連體的橡膠衣褲，跟摸魚的差不多。他們要把水芹連根拔起，再使勁地晃盪，藉以清洗根部的污泥。由於長時間地泡在冰冷的水中，他們的手都凍得通紅通紅的，像胡蘿蔔一般。看到豐碩的勞動成果，農人們的心中也就暖洋洋的了。人活在世上總有個目標，有個奔頭。在致富的康莊大道上，能把理想逐步變爲現實，說苦也是甜！